

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

##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 ⑤

安代舞,发源于科尔沁草原的库伦旗。1996年,内蒙古库伦旗被命名为“中国安代艺术之乡”;2006年,蒙古族安代舞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安代舞,发源于草原。

# 安代舞,生命之舞

【一言】

让「活化石」活起来、火起来

许素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热土、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舞台。在不断交流交往交融中,各族群众共同创造了美好家园,共同创造了多种文化形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安代舞就是其中之一。

安代舞是起源于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的一种蒙古族原生态舞蹈,享有蒙古族舞蹈艺术之“活化石”的美誉。2006年5月20日,蒙古族安代舞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让安代舞这颗“活化石”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迷人的风采?我们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自治区党委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要求,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不断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养分和力量,深入推动包括安代舞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传承,深入推进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推动北疆文化品牌建设、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贡献力量,让安代舞这颗“活化石”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

传统的安代舞,有准备、发起、高潮、收场几个程序,都由“博”来主持。随着历史的发展,安代舞作为一种民间歌舞艺术传承下来,形成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文化特征。安代舞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在科尔沁大地,这里的人们“手握爬犁即农民,拿起彩绸便舞者”。逢年过节、庆祝丰收、婚嫁喜宴……人们都要跳安代舞。姑娘媳妇挥舞头巾跳,小伙子脱去马靴光着脚丫跳,孩子们做着鬼脸跳……通过安代舞,人们尽情释放男人的阳刚和女人的妩媚,火红的绸巾和热烈的



顿足踏步,彩绸翻飞。



安代舞透射出昂扬的生命之美。

□本报记者 许素红

### 来自民间源远流长

的顿踏,生动地传达人们内心的幸福。

安代舞有强烈的自娱性,通常一人领唱众人应和,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少共同载歌载舞。安代舞跳起来轻松愉快、简单易学;唱词随编随唱,富于感染力。各年龄段的人们皆可入场欢跳,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只要依其音乐的节奏甩巾踏步,与领唱歌手相应和即可。

安代舞的舞蹈动作有:甩巾踏步、绕巾踏步、摆巾踏步、拍手叉腰、向前冲跑、翻转跳跃、凌空踢腿、腾空翻身、左右旋转、甩绸蹲踩、双臂抡绸等等,这些优美潇洒的动作,融稳、准、敏、轻、柔、健、美、韵、情为一体,形成了盛大的狂欢场面,把美和对美的追求推向了极致。

科尔沁草原流传着一则关于安代舞起源的美丽传说——

很久以前,科尔沁大草原上生活着相依为命的父女俩。有一次,女儿得了怪病,父亲用勒勒车拉着病重的女儿求医,途经库伦旗一河畔,勒勒车坏了,女儿病情也突然加重,神志不清。父亲在惊慌之中,摘下头巾袍带,踩脚甩巾,嘴里念着女儿的名字,希望女儿苏醒过来。有节奏的叫声引来了附近的乡亲,大家围在勒勒车旁踏起舞、连呼“安代”。此时,姑娘的病奇迹般地好了,她跳下车加入了舞蹈的人群……这个奇闻不胫而走,越来越多草原上的人们开始用这种载歌载舞的形式抒发情感。大家围成一个圆圈,手里拿一块绸巾边歌边舞,人们给这种舞蹈起了个名字叫“安代”。

美丽传说把人们的思绪带进久远的安代舞世界,而科尔沁草原上的漫漫长光见证了安代舞从久远一步步走到今天……

### 舞蹈艺术的“活化石”

安代舞被称为蒙古族集体舞蹈的“活化石”,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它是内蒙古歌舞艺术殿堂里的一颗明珠,是内蒙古耀眼的文化标识之一。

已年近80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族安代舞代表性传承人——那仁满都拉,从小与安代舞结缘,他这一生不仅是唱安代舞、跳安代舞,更是在研究安代舞。他向记者介绍,“传统安代舞以唱为主,伴以舞蹈动作,至今已有400多年的传承历史,是流传于通辽市周边地区的一种原生态舞蹈。”

1946年出生于通辽市库伦旗的那仁满都拉,从12岁起就开始跳安代舞。那时,那仁满都拉的爷爷和舅姥爷都是当地闻名的民间艺人。受长辈们的影响,他在小学还未毕业就练就了一身唱跳本领,还加入到安代舞团,时常到生产队劳动现场进行慰问演出。

“演出时看到长辈们脸上露出的笑容,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那仁满都拉向记者介绍,在那个物资匮乏却幸福爆棚的年代,安代舞摆脱了俗气的桎梏,形成了具有典型特征的民俗活动。安代舞文艺工作者不断进行着审美升华的努力并使之走向舞台。再加上研究者深入实地,对传统安代舞进行搜集整理,舞蹈编导们不断地汲取民间养分并大胆创新实践,使安代舞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在安代舞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有一位颇具

代表性的人物,他就是当年被称为“第二代”安代舞民间艺人的额尔敦巴拉。

从1957年,额尔敦巴拉老艺人把安代舞作为歌舞艺术节目搬上舞台后,受到大家的关注。大批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实地考察,向老艺人拜师学艺,学习安代舞艺术。自1957年以后,安代舞就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

1958年,额尔敦巴拉将安代舞带到了北京,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1959年8月,安代舞走出国门,受蒙古国邀请参加“中蒙友好岁月”活动。

那仁满都拉向记者介绍,“20世纪50年代后期,安代舞分为‘传统安代’和‘新安代(安代舞)’两种。”新安代舞是传统安代舞社会发展的演变,是以娱乐为目的并且具有审美性的歌舞艺术,是蒙古族舞蹈艺术形式中保存最完好、历史最久的舞蹈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安代舞也从“传统安代”中剥离出来。安代“博”成为了民间艺人,安代舞也成为了真正的舞蹈艺术。置于早期安代场子中央的木杆或断车轴不见了,因此人们不再面向圆心围着圆圈跳舞了。安代舞的道具由以前的铃鞭、毛巾、裙襟发展成了红色的绸巾,现今发展成为黄、绿、粉等多种颜色。安代舞成为了人们喜闻乐见的自娱形式。

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歌舞团创作并演出了《安代之歌》,安代舞开始作为一种全新的内蒙古艺术活跃于舞台上。

### 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如今的安代舞充满时代气息,具有浓厚的北疆文化风貌和健康活跃的艺术特色,已演变为人们健身娱乐的绝佳方式,是内蒙古民间艺术宝库中光彩夺目的“奇葩”。

安代舞作为珍贵的民间艺术,它的曲调繁多,适合于表达各种感情,烘托不同的环境气氛。安代舞的音乐在调式、曲式、节拍、节奏、旋律进行等方面均有其独特的特点,节奏清晰而强烈。安代舞者手中的彩绸随着舞步向下甩去,再向上扬起,舞至高潮时,顿足踏步如同万马奔腾,起伏跌宕但见彩绸翻飞。

在那仁满都拉看来,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安代舞具有鲜明的北疆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内蒙古北疆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弘扬内蒙古民间歌舞艺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传承好安代舞有着重大的时代价值与传承意义。

那仁满都拉告诉记者,国家对保护传承蒙古族安代舞采取了有力措施,非遗传承保护部门制定了安代舞自治区级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计划,确保安代舞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

那仁满都拉对安代舞的传承与发展充满信心,他说,安代舞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广泛普及,是深受人民喜爱的艺术形式。目前,仅在“中国安代艺术之乡”库伦旗就有安代舞队200多支,库伦旗的每个嘎查、每个村几乎都有安代舞队,安代舞已真正融入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使这一传统民间艺术得到了发扬光大。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族安代舞代表性传承人,那仁满都拉对安代舞的传承与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安代舞原本是一种歌唱和舞蹈相结合的艺术,但在安代舞的发展过程中,渐渐趋向以舞蹈为主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安代舞的发展还是应该保持歌唱和舞蹈相结合的艺术特色,在唱跳结合这个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安代舞这一民间文化艺术生生不息。

从稚嫩童年起就与安代舞结缘的那仁满都拉,对安代舞充满深厚的感情,安代舞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说,安代舞透射出特有的生命美和感染力,安代舞让他的一生乐观向上,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热爱,他的人生因为安代舞而精彩。

【见证】

## 辽代壁画:再现民族文化缤纷历史

□犁夫

“人力车,早在辽代就有了。前不久,赤峰市巴林左旗在文物普查过程中,在富河镇富河沟村北3.5公里的哈拉海场沟里,发现一座早期被盗砖室辽代壁画墓,墓道两壁绘有人物壁画,由于墓道夯土回填坚固,所以壁画保存完好,色泽鲜艳。旗文化局组织博物馆有关同志对壁画进行抢救性揭取。经过10多天的艰苦野外工作,已成功揭取,整理展出。壁画共5幅,墓道南北两壁各两幅,墓门北侧残留1幅,内容分别为备饮、备食和仪卫人物。人物造型简练、形象生动,是目前发现的较为优秀的重要辽代壁画作品。特别是在北壁发现一幅木车人力车和车夫形象,这是辽代壁画上的第一次完整出现……”,辽史研究专家王清煜介绍,巴林左旗是辽文化的发祥地,是契丹民族建立大辽王朝诞生地。这次壁画的发现,对于研究辽代历史和风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王清煜说,辽上京博物馆是我国唯一的以辽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壁画和墓志是其特色。在馆藏的20多方墓志中,韩氏家族墓志就有13方。2007年春,辽上京博物馆在巴林左旗原野猪沟乡新房屋村收缴了一方辽代汉字墓志,墓志主人名为生活在辽兴宗、道宗朝的汉族官吏李文贞。墓志宽90厘米、高88厘米,发现时已残缺,现存9片。志石刻字34行,原石有字约1440字,现实际可释读1032字。据墓志推测,墓志立石人应为李文贞之次侄李崇孝。该墓志为人们了解当时辽上京周边地区汉人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对墓志、墓志盖上的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破译,为研究契丹文字提供了实物资料。

契丹文化以本土原生文化为主体,以中原唐文化为依托,并汲取西域、东北各民族先进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恢宏壮观。其中的壁画更是丰富多彩、题材广泛,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巴林左旗发现的大量辽代墓葬中,保存着为数众多的精美壁画。这些壁画以形象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契丹民族富有特色的游牧生活和古代草原雄浑壮阔的自然景色,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宝库中的奇葩。辽代壁画多以反映契丹人狩猎、起居、出行、宴饮、娱乐等生活为主,也有四季风光等内容。辽墓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为研究辽代契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辽代壁画大多出自民间画师之手,绝少宫廷画师那种小家碧玉、雍容华贵的匠心。在技法上,吸取了唐、宋以来写实的表现手法,又有其独到之处,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巴林左旗这些珍贵的辽代壁画,有着我国北方草原画派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对后世产生过深远影响。从南宋的《胡笳十八拍》,到明朝宫廷画家仇英的《秋原猎骑图》,以及金元时期墓室中大量出现的宴饮、骑猎、游牧等壁画,题材上或手法上,多借鉴北方草原情景和契丹的游牧生活,“涿州沙上饮毡盘,看舞春风小契丹”,反映了北方草原画派的艺术特点。

辽上京博物馆在对馆藏珍贵文物进行数据采集拍摄时,在几千年前出土于辽上京遗址北塔天宫的琉璃瓶内发现48颗罕见佛舍利子,这一重大发现,对我国唐、辽、宋、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具有深远意义。

走进辽上京博物馆,让人目不暇接。这里还收藏着巴林左旗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富河文化”遗存和辽代历史文物15000件、标本近10000件,有珍贵的研究价值,不少文物都是“孤品”。为开发利用契丹辽文化,打造契丹辽文化品牌,巴林左旗有关部门多次精选文物赴广州、北京等国内外地区展出,提升了内蒙古的文化影响力。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安代舞让生活充满阳光。